

香戶東地遍開花

話 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集體創作

于是之 英若誠執筆

1063

花間遊地香

第一集

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陳國治 主編

香港大學
中國文學系

花开遍地万户香

(五幕话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

于是之 英若诚 执笔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一个劳动人民居住的大院，在風起云涌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家庭妇女都加入玻璃厂，学习工业技术，积极生产；还有些妇女，则在兴办起来的公共食堂、托儿所中为人民服务。大家都喜气洋洋，干劲冲天。可是玻璃厂师傅、小业主家属韓金貞，却貪圖私人利益，熬不起技术革新，給工厂的生产带来了坏影响；她还鼓动个别思想动摇的妇女不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生产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事实面前，在党和人民群众的教育下，結果，思想动摇的人糾正了看法，韓金貞也承認了她的錯誤，願意徹底改造，和大家一起前进。

花开遍地万戶香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統一書号:10069·559 字数6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7/16

1960年9月北京第1版 196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 册

定价 (7) 0.31 元

人 物

(以出場先后为序)

吳惠良——儲蓄代辦員，居民委員會副主任，后為主任兼服務站站長。

小 辯——初中學生，后為玻璃廠工人。

劉大嫂——家庭婦女，后為街道食堂主任。

孫大媽——玻璃廠輔助工，后為托兒所所長。

小 五——劉大嫂的女兒。

沈玉枝——家庭婦女，后為玻璃廠工人。

韓金貞——玻璃廠師傅，小業主家屬。

陳素娥——家庭婦女，后為玻璃廠工人。

馮淑芳——家庭婦女，后為服務站縫紉組長。

錢大嫂——皇城根玻璃廠廠長。

周振國——某國營電機廠工人，沈玉枝的丈夫。

采購員——光明制藥廠采購員。

劉師傅——某國營飯莊廚師。

趙大媽——街道黨支部書記，玻璃廠廠長。

林書記——街道黨委書記。

趙大成——北京玻璃廠工人，趙大媽的兒子。

大蓉頭她媽——玻璃廠工人。

方六嫂——家庭婦女。

玻璃廠工人若干。

第一幕

时 間：1959年的秋天。北京最好的季节。

地 点：劳动人民比較集中的地区中的一个大院。观众看到的是这个大院的外院。原来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搬走了，只剩下了沈玉枝一家，因为她正在月子里，搬起来不方便。院子里其余的几間房都已經成了后院玻璃工厂的庫房，堆放着一些玻璃管，和一箱一箱的試管。街門通向胡同，街門里是一面影壁。

今天这里很熱鬧，墙上貼了标語，院子里也打掃得很干淨。橫貫舞台，是一条紅布橫幅标語，上面写着：“欢迎參觀指导！”另外，在标語中还有一条比較显眼：“劳动妇女万岁！”

开幕时，吳惠良在場。吳惠良，三十余岁，穿着朴素。对人总是那么和藹可亲，以致于很多比她年紀大的人也習慣于叫她“吳大姐”。她是这个胡同的居民委员会副主任。現在她正指揮着几个家庭妇女清理布置院子。她們在院子的一端放上了一張桌子，擺上了几盆花，显然这里将要成为會場。

刘大嫂抱着孩子跟着張罗。刘大嫂，不到四十岁，粗粗壯壯的，心直口快，是九个孩子的母亲。

小辦在一張桌子上扒着写标語。小辦今年十六岁，是一

个初中畢業生，共青团員。她充滿了朝氣，在一群家庭婦女當中特別顯得活躍。

吳惠良 咱們得快着點了，同志們！參觀的可就要來了！
一婦女 放心吧，吳大姐，就差這兩條標語了。

吳惠良 （走到小辦身旁）怎麼樣，快寫完了嗎？

小 辦 這就完！我的毛筆字寫不好，寫完了自己看看
都別扭！（把標語遞給一婦女。）

劉大嫂 （欣賞標語）別看我不認字，我看寫的不錯，一
筆一劃的，多清楚！（對吳惠良）你瞧，現在的姑娘
們夠多能干，能寫會算的，現在上着中學，趕明兒
還不得上大學呀！

小 辦 劉大嫂，您別說了，我這回一病，連考高中都
耽誤了，還大學呢！別的公司都開學了，就我一
人在家裏，悶死我了！

吳惠良 別着急，小辦，好好溫一年課，明年再考不
是一樣嗎？

小 辦 吳大姐，我正想找您商量呢，讓我先上咱們街
道工廠來義務勞動行不行？您看，咱們工廠自從評
上了紅旗單位以後，今天也有人參觀，明天也有人
參觀，真是要全國聞名了，多偉大呀！現在工廠又
要擴大，一定挺需要人的，吳大姐，讓我来吧！

吳惠良 （笑）你要是想作點街道工作，我能答應你，工
廠的事我可作不了主。

小 辦 喲，吳大姐，你不是居民委員會副主任嗎？

吳惠良 可是这是工厂的事啊。(笑)好，回头我跟赵大媽商量一下！

刘大嫂 可說，赵大媽怎么还不回来呢？

吳惠良 上街道党委开会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对一妇女)你上后院去告訴他們把鑼鼓傢伙都准备好，等赵大媽回来，这兒一打鐘就打着鑼鼓出来欢迎！

妇女答应着，下。

吳惠良 (对另一妇女)你上八号院兒里去关照那边一下，看都預备好了沒有？

妇女答应着，下。

吳惠良 (对刘大嫂)今天来参观的可跟往天不一样，今天是咱們街道党委下面的各个居民委员会动員来的家庭妇女，参观完了还要發动她們报名参加生产呢，咱們得准备得像个样兒！

刘大嫂 沒錯兒，咱們这工厂誰参观完了也得想参加！

(看見小辦正在收拾笔墨)小辦，你先等等！(对吳惠良)咱們是工厂就應該像个工厂的样兒，我說，叫小辦写个字条，貼在赵大媽房門口，“厂长办公室”，你看好不好？

小辦 可是赵大媽还是咱們居民委员会主任呢！

刘大嫂 那就再加上一条，“也是居民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哟，不行，太長了吧？(灵机一动)干脆，就写上“赵大媽办公室”，不就全明白了么？

小辦 那哪兒行啊？等赵大媽回来問問她自己吧。

孙大媽从里院出来。她将近六十岁了，穿着套袖衣，精神奕奕地端着一簇籬試管的半成品。

孙大媽 哟，你们都在这儿哪！（看院子）这么一刀尺，这小院也变了样了！

刘大嫂 孙大媽，您叫我看！（从籬里拿出一个試管）瞧瞧，这人的手多巧哇！我就爱看咱们工厂生产的这試管，把玻璃管搁在灯上，一轉两轉，就出来一根，真有个意思！

孙大媽 那是現在，大伙都干熟了；刚一办工厂的时候可沒少出廢品，真有急得哭的！得，我得赶快把这点送八号去，还差一道工序呢！

吳惠良 真是不方便！一个工厂分成两个地方，其实就是隔着中間韓师傅那个小院。

孙大媽 惠良，不是听说韓师傅要搬家了么？

吳惠良 是啊，打这回工厂要扩大，她倒是跟我說过想搬，我正給她找房呢。

孙大媽 其实，她現在住的不也是房管局的房嗎？搬到哪儿还不是一样住？

刘大嫂 原先，她就是舍不得那間小門臉！

孙大媽 得了，我得赶紧把这点管子运过去，今天大伙为欢迎参观的，一加勁多出了好些活兒，可不能在我这儿耽誤了！

正当孙大媽要走的时候，外面——也就是从八号——傳來一片鼓掌声，鑼鼓声。

小 五 (飞跑上)媽！媽！

刘大嫂 嚷嚷什么，在这兒哪！瞧瞧你，哪兒像个姑娘，沒个样兒！

小 五 (喘息着)媽，那边參觀的来了！一大群呢，張爱荣的媽，李小燕的媽都来了，还敲鑼打鼓，熱鬧着呢！

吳惠良 參觀的已經来了！走，咱們过去招呼招呼去！

小瓣、小五跑下。孙大媽亦下。吳惠良 最后巡視了一下院子，这时沈玉枝从屋里露出头来。

沈玉枝二十一二岁，刚刚作了媽媽，头上还包着布。她是从农村来的，对城市生活还不习惯，还覺得陌生。

吳惠良 玉枝，你怎么出来了？

沈玉枝 外头多熱鬧啊，我在屋里呆不住。

吳惠良 你可留神点，正在月子里，可別着了風。

沈玉枝 不致于，都二十多天了，我也該出来了。

刘大嫂 小不点兒呢？

沈玉枝 又睡着了，他就知道睡觉。

刘大嫂 我看看去。(进屋。)

沈玉枝 (看着院子)吳大姐，是說工厂要扩大了嗎？

吳惠良 可不是，街道党委發动了好些个妇女，正參觀哪。我得过去招呼一下。你可別着了風！(下。)

沈玉枝 多好啊！工厂越来越大了！

刘大嫂 (从屋里走出来)玉枝，你得把孩子的手攔在被窩里头，要不他到处乱抓，能抓破了臉！你来，我教

給你！

沈玉枝（順从地）哎，您看，我什么都不会。

她們正要进屋时，韓金貞上。

韓金貞是这个厂里的师傅，有些技术。今天她負責招待来参观的人。她兴致勃勃，胸前挂着招待員的小条。

韓金貞 哟，玉枝，都出来了？

沈玉枝 啊，韓师傅，您今天沒上班？

韓金貞 哪兒啊，我这兒正忙着招待参观的呢。我是上这边拿圖表来了，回头我还得給她們講講技术上的事呢！（好像很遺憾，其实十分得意）噫，这工厂越来越大了，技术方面的事也多了，我看哪，我早晚得脫产！
刘大嫂（不大爱管理她）您忙您的吧。玉枝，走，咱們看看小不点兒去。（和沈玉枝进屋去了。）

韓金貞刚要走，陈素娥从街門进来。

陈素娥，二十多岁，是一个工人的家屬。她爱人現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她帶着一个孩子，在这一带来說，生活还是比较好的。

陈素娥（站在門口）金貞！金貞！

韓金貞 誰？哟，是你啊，陈素娥，你也参观来了？人都在八号院里呢！

陈素娥 我知道，我想找你打听打听……（欲言又止。）

韓金貞（老气横秋）說吧，別吞吞吐吐的！

陈素娥（走到韓金貞跟前）金貞，我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了。你說，我倒是报名不报？

韓金貞 (恍然，笑了) 噫，這我哪兒說的上啊！

陳素娥 你看，這回街道上一動員，我們那個院里的街坊都說要報名，還聽說咱們這個管界有好幾千個婦女都要出來工作呢，你看，現在誰都知道勞動光榮，我要是還在家里呆着，多難看哪！再說，孩子他爹也一個勁兒來信催，問我參加生產了沒有，孩子送托兒所沒有，你看……

韓金貞 (不在意地) 那，你就報名參加！

陳素娥 可是……你看，這一參加工作什麼都得按着鐘點來，再說，一報名，也不一定給分配到哪兒去，萬一要是不如意……

韓金貞 (仍不在意地) 噫，那你就不報名！

陳素娥 你瞧你！人家好好這兒跟你商量呢，你淨跟人起哄！（撅嘴）你在廠里還是師傅呢，干嘛跟人家這樣啊。

韓金貞 (笑) 瞧你急的，（拉住陳素娥的手）听姐姐的話，你就報名到這個玻璃廠來，不能把你分配到別處去，現在玻璃廠正缺人呢！（陳素娥懷疑地看着她，韓金貞嚴肅起來）我告訴你，咱們街道黨委下面的這幾個工廠就數咱們廠產值高，另外那幾個，什麼被服廠，噴漆廠，都差得多！

陳素娥 你等等，什麼叫產值啊？

韓金貞 噫！這麼說吧，就是賺錢多！哪個月交上去的也得過萬！你既要參加工作，就得找那有前途的，是不是？剛一參加虽说拿的不多，可是等你學會了

技术，准差不了！（見孙大媽端着另一波籬成品从街門进来。对孙大媽）您等等！（从孙大媽的波籬里拿出一根試管来。孙大媽不知她要干什么，看着她。韓金貞对孙大媽）行了，走吧。我拿一根給她們这要报名的看看！（轉身对陈素娥）你看，就生产这个，一个人一天能干2000多个，刨本淨利，一天一个人就能給工厂賺好几十塊！照这么下去，往后那待遇还能差了？那掙的还不得一天比一天多？……

孙大媽（本来要走，听到这种話，忍不住）你淨跟人家說錢干什么？人家参加工厂是为了替国家出把力才来的！

韓金貞（不屑答理）我这講的是前途！（对陈素娥）拿定主意吧，早来准比晚来强！

陈素娥 那我可說定了就上这兒来，別回头把我弄到托兒所看孩子去！

孙大媽（本来已經走了，听这話忍不住又回过头来）那孩子也得有人看，要都像你这样，托兒所还有誰干？

韓金貞（对孙大媽）行了，孙大媽，她就够沒主意的了，您就別再說她了。

孙大媽放下波籬又出去了。

韓金貞 素娥，別犹疑了。

陈素娥仍是动摇。馮淑芳拿着一个包袱上。馮淑芳也是附近的一个家庭妇女，她因为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顧，不能出来工作。她家有一台縫紉机，在街坊們当中攬些活兒做。

馮淑芳 趙大媽在家嗎？

劉大嫂（從沈玉枝屋里出來）趙大媽開會去了，誰找啊？

喲，馮淑芳！你也參觀來了！快報名吧，老蹲在家具里踩機器可不是事！

馮淑芳 劉大嫂，我不是參觀來的……

陳素娥（插嘴）人家淑芳才不來呢！她有那台縫紉機，一個月作活兒就能拿六十多塊，人家才不樂意參加工廠呢！是吧，淑芳？

馮淑芳 誰說我不樂意參加？（沈玉枝從屋里出來）我們家里老太太有病，離不開人，我在家里蹬機器還能照應着點……

劉大嫂 我倒忘了你那個病婆婆了！噫，咱們倆真是一對兒：你那兒有個病婆婆，我這兒是九個孩子！（轉對陳素娥）都比不了你啊！報了名了吧？

陳素娥 還沒呢，我想再看看——

劉大嫂（大驚）你還不報名？別人還有可說，像你這個，無牽無挂，就一個孩子，——（命令似地）素娥，你現在就報名去！走，我帶你找吳大姐去！

陳素娥（有點怕這位大嫂）劉大嫂，我不是不想報名，我不是還沒參觀嗎，（往外走）我先去參觀，回頭——

劉大嫂（退在後面）你还參觀什麼！你就住在这隔壁兒，玻璃廠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走，找吳大姐去，你可別又錯過這次機會，——

劉大嫂和陳素娥說着下去了。韓金貞也到後院去拿圖

紙。

沈玉枝 （原来一直在自己門口，靜靜地听着，这时走过来，对馮淑芳）您找赵大媽？

馮淑芳 是啊，給她送点活来。（打开包袱）前天她跟我說要給厂里添一批工作服，叫我先作个样子来。

（打开工作服。）

沈玉枝 （满怀兴趣地）工作服？

馮淑芳 是啊，我想叫她看看，要是行呢，我就得赶紧張罗着买料子去了。这事托給你吧，回头你交給赵大媽得了。

沈玉枝 噢。

馮淑芳 那我走了，家里一会儿都丢不开。你就跟赵大媽說，只要这样子行，尽管交給我作。回見吧！（正走到門口，碰見了錢大嫂。）

錢大嫂是个三十多岁的家庭妇女，今天特地穿着一身很整齐的衣服。

錢大嫂 劳駕，同志，咱們玻璃厂的厂長是在这院里吧？

馮淑芳 厂長沒在家。

韓金貞 （正从后院走出来）誰找厂長啊？有事嗎？

錢大嫂 （走进来）是我，您哪。

馮淑芳下。

錢大嫂 我們是黃城根兒那兒居民委员会的。离这兒不远兒，都是咱們一个管界的，街道党委林書記介紹

我們来的。(拿出介紹信)這是介紹信。

韓金貞 (接過信) 什麼事，您跟我說吧。

錢大嫂 我們那兒的婦女們也都想辦工廠，這是黨的号召嘛！可是工廠怎麼辦哪？這就把我們給難住了。

後來我說，反正光坐在家里是辦不出工廠來，咱們得學習去！(笑)這不，就上您這兒學習來了。

韓金貞 (得意地) 行啊！各地倒是不斷有人上這兒來。

您打算學哪方面啊？

錢大嫂 哪方面都得學。我們那兒是個生產組，工廠該怎麼辦還摸不着門兒呢。

韓金貞 你們辦的那個生產組里有師傅教技術嗎？

錢大嫂 就是沒技術呢！

韓金貞 沒技術可辦不成工廠，我們這兒吃香就在這兒。得，您想怎麼學啊？

錢大嫂 我們今天來了十几個人，都在胡同口呢，我們想先參觀一下行不行？

韓金貞 那好辦！我們這兒今天正好有參觀的。干脆，您跟我來吧，我這兒也正要給她們講去呢，您跟着一塊听听得了。(往外走。)

錢大嫂 那敢情好了，我上胡同口兒叫她們去。

二人同下。沈玉枝一人在場上。她拿起馮淑芳留下的那身工作服，情不自禁地把它披在身上比划。劉大嫂上。

劉大嫂 嘿！你要穿上這麼一身還准得好看！

沈玉枝 (嚇了一跳) 是您啊，嚇了我一跳！

刘大嫂 瞧你这胆子！怎么着，你倒是报名不报名？

沈玉枝 我行嗎？

刘大嫂 怎么不行，你又不缺胳膊又不短腿！

沈玉枝 不是，我是怕——上一回我就想参加，可是正怀着小不点兒，——

刘大嫂 你这不是就快出月子了嗎？

沈玉枝 是啊，我这两天老想——刘大嫂，我真想当个工人啊！我从小在老家就劳动惯了，可是由打进城就关在家里，成天就是洗衣裳、作飯，除了油盐店，简直哪儿也沒去过，什么也沒見過，有时候在胡同口我看見人家女工穿着这样的工作服我就羡慕，連她們身上蹭的油泥，我都爱看；我羡慕人家那股子勁！我想我要是有一天也能穿上这么件衣裳，也能为国家办点事多好！

刘大嫂 （两手一拍）这不結了嗎！你回头就报名，不用三心二意的！

沈玉枝 人家能要我嗎？

刘大嫂 干什么不要？

沈玉枝 那小不点怎么办？沒断奶的孩子托兒所不收。

刘大嫂 交給我了！我这兒九个孩子，我反正是参加不上了，你把孩子交給我，我管九个管十个一样！

沈玉枝 那哪兒行啊。

刘大嫂 把孩子交給我还不放心是怎么着？咱們就这么办了，一言为定。